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ZHONGGUO
DANGDAIMINGJIA
CHANGPIANXIAOSHUO
DAIBIAOZUO

水与火的缠绵

◎池 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833380

CHANGPIANXIAOSHUO

DAIBIAOZUO

I247.5

C8051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水与火的缠绵

◎

池

莉



2016/5/29

... 783338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与火的缠绵/池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5

(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

ISBN 7-02-004613-4

I. 水… II. 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187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李 博

水与火的缠绵

Shui Yu Huo De Chan Mian

池 莉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4613-4/I·3521

定价 16.00 元

出版说明

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出版过长篇小说选拔本,为了延续这一传统,比较全面地反映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

一、丛书所选作品均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或以厚重见长,或以独特取胜,或曾引起强烈反响,或为读者喜闻乐见。

二、丛书书目以我社“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和“人民文学奖获奖书系”部分作品为基础,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蒐珠集玉。

三、每位作家选其具有标志性的作品一种。

四、此次出版,对所选作品作了文字校勘,部分作品由作者作了修订。

五、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和相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四年五月

第一章

1

一架飞机,看上去小小的,像玩具,慢慢地飞过 1980 年 5 月的灰色天空,降落在武汉的南湖机场。京广线上的一列火车,又长又粗,黑乎乎带着千里奔波的风尘,莽撞又霸道,呼啸着,穿越汉口,跨越长江大桥,依傍着蜿蜒的蛇山,冲向武昌火车南站。江面上的轮船,无论是停泊还是起锚,都发出了呜呜的汽笛声;长长的锚链,哗啦啦从江面升起,哗啦啦钻入水中。武汉钢铁公司的烟囱群,突突地吐着黄色或者黑色的浓烟,半边天空的云层,因此浓重而沉郁。附近的石油化学总公司的烟囱里,吐出的则是火焰,这里的半边天空,因此明亮而鲜艳。这就是曾芒芒的出生之地和生长之地——城市。城市就是一种混响着的巨大声音,就是一种胡乱涂抹的浓重油彩。二十二岁的女青年曾芒芒,她的 1980 年 5 月的某个星期天,就在这片混响与油彩中开始了。

这一天,天上下着温暖的细雨。曾芒芒对父母谎称她在工厂加班,因此获得了一个悠闲的星期天。曾芒芒斜躺在她单身宿舍的单人床上,阅读着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被子折叠得四四方方。枕头洁白。洁白的枕套是曾芒芒自己用勾针钩出来的,大朵大朵的云状牙边,镂空的枕面上是一句古

语：梅花香自苦寒来。被子与枕头擦起来，把脑袋垫得舒舒服服。齐腰的长发，昨天晚上就洗过了，今天故意没有扎辫子，披散着，一根一根交错滑落，垂挂在枕头的花边上。胸襟上别了两枚新鲜的白兰花，时时暗香浮动。细腰过于凹陷，搭上一条银灰色的纱巾，酷似匪首那妖艳的压寨夫人。窗台上一盆玻璃海棠，繁华的小红花开满无名的相思。床边的凳子上，一只印着大红“奖”字的搪瓷茶缸，里面装满一杯开水，两只搪瓷碗，扣着一只二两的大馒头，一根香肠，十几根榨菜丝。这就是曾芒芒为自己准备的一天的伙食。

这套小说得来不易。曾芒芒答应给人编织一双绒线手套，约翰·克利斯朵夫才专属于曾芒芒一个星期。新出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套四册，都是大厚本，定价四块三毛钱。曾芒芒买不起。曾芒芒的月薪才二十一块五毛。每个月的饭菜票需要十五块左右，女孩子又还有固定的花费。此外，书，学习资料，电影票，新手绢，同学来了请吃牛肉面，都是需要花钱的。而一个月到头，总是还想积攒两三块钱吧？攒一点点私房钱，是女孩子永远的隐秘游戏，一点点的积蓄，可以带来大大的快乐。《约翰·克利斯朵夫》得来不易，不属于曾芒芒，因此曾芒芒更馋。解馋的阅读因此更加紧张、沉迷又畅快。

献 给

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罗曼·罗兰

这是扉页的题词。曾芒芒把这句题词抄录到了她的笔记本上，同时还把这句话说顺过来，这么写了一遍：受苦的奋斗的自由灵魂必战胜一切！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由中国最好的翻译家之一傅雷同志翻译的。按说傅雷同志应该比谁都懂得，受苦的奋斗的自由灵魂必战胜一切。然而，傅雷同志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就与妻子朱

梅馥同志双双上吊自杀了。据说,自杀之前,他们受到过红卫兵的冲击和侮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多少人受到过冲击和侮辱啊。曾芒芒的父母曾分地和郝毓秀也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和侮辱。就连只是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曾芒芒,也受到了红小兵的冲击和侮辱。面对冲击与侮辱,有的人选择了死亡,有的人选择了生存。对于自由的灵魂,是消亡意味战胜?还是生存意味战胜?消亡要下多大的决心,生存又要下多大的决心?一个人为什么选择消亡或者生存?曾芒芒不明白。曾芒芒反复吟咏扉页的题词,她还是不明白。正是这种不明白,深深地诱惑了曾芒芒的阅读。

法国文学名著。窗外惆怅的春雨。二十二岁的女青年。被谎言掩护的阅读。慵懒无奈的侧卧。无所适从的忧愁。一条优美的身体曲线。不由自主的自怜自爱。“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毛泽东主席去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结束是一种突然的停顿,停顿下来喘息,放松,反思,悔过。然而,突然的停顿总归会使养成的习惯茫然失措。初始的新时代,是万物复苏的原野,热烘烘,耳朵发烧,树木花朵和野草都在生长,看上去一片茂盛但实际上又是一片混乱。

曾芒芒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年多了。她却对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变得更加惶然。因为她对自己的一切,从来都是无可选择和毫无心理准备的。五年前,一个寒冷的乡村之夜,大队党支部书记,忽然召集知青们开会,让大家当场进行推荐选拔,以便完成向国家输送两名知青去读大学的光荣任务。下放才一年的曾芒芒,很不情愿地从热被窝里钻了出来。当她还在墙角冷得瑟瑟发抖,却意外地获得了最高的票数。第二天,一份武汉工学院的招生表格,就神话一般地出现在她面前了。一个月之后,曾芒芒就背着行李离开了农村,来到了武汉工学院,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曾芒芒学习的专业,也不是她自己挑选的。没有任何人征求她的想

法和意见，曾芒芒在学校的公榜上，看见自己被分配到了动力系，专门学习液压传动。液压？是的。液压！液压是什么？据说是一种先进的工业动力技术。不管此前曾芒芒对这种技术是多么陌生，从此它就是曾芒芒一辈子的安身立命之本了。曾芒芒得认真学习它，掌握它，然后运用它。每天八小时工作。然后，获得薪水。然后，用这份薪水吃饭，成长，结婚，生子，老去，死亡。武汉钢铁公司，一个十几万职工的国家大公司，人人都说它是最好的单位。公司直属冶金部，级别高，社会地位高，劳保福利好。仅仅是为了方便自己的职工上下班，就有自己专门的通勤公司和通勤车。武钢职工乘车，只需出示本公司的月票即可。逢年过节，免费开发票，大卡车将准时地出现在某个地点，凭票发放鸡鸭鱼肉。尽管如此，曾芒芒的惶然之感依然挥之不去。一夜之间，下放知青变成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月之间，麦子变成液压，校园变成工厂，女大学生变成技术员。一个来不及适应角色转换的女青年，每天夹杂在十几万人之中，朝他们的工厂进发。大家都是同样的成分。大家都是同样的气息。气息里都带着跑月票的汽油味。在公共汽车上，大家都谈论同样的话题——防暑降温分发的白糖已经生虫了，而春节分发的鸡蛋居然有一半是臭的！十几万人的钢铁公司，同样的人太多了，同样的呼吸太多了，多得成了一个庞大的统计数字，没有人对悄然加入这个统计数字的一个普通女青年感到新鲜和好奇。帆布工装，翻牛皮大头鞋，硬梆梆的安全帽。穿行于自动轧钢线的地下设备之中，观察各种仪表，检查液压传动是否正常。车间门口永远有人打考勤。车间的墙壁上永远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黑板报上永远是国际的大好形势摘要，祖国的大好形势摘要，武钢的大好形势摘要，本厂的大好形势摘要，以及永远飘扬的党旗、团徽和好人好事。所有这一切的一切，是给予所有人的。是一个大的包围圈，一个大的环境。而曾芒芒自己呢？针对这个女青年所发生的一切呢？在哪里？不知道。没有。不在哪

里。曾芒芒的历史和现实，一片空白和静默。

1980年的5月，这种空白和静默达到了极致。“这种静默很奇怪”——克利斯朵夫在小说中感叹。曾芒芒太同意了！只有小说能够给予她强烈的共鸣。这种静默是很奇怪。周围很热闹，她却无法把握属于自己的东西。她从来都没有抓住过属于自己的东西。曾芒芒的眼睛潮湿了。她想哭，却流不出泪水来。复杂的心绪暴雨般敲击着一扇尚未开启的门，这扇门仿佛十分沉重。芒芒被阻隔了！曾芒芒的额角生长着奶黄色的茸毛，目光纯净，短浅，怯生生的。她的脸颊过于饱满。紧绷的皮肤，透出青春的血液，忽而妃红，忽而苍白。

这不是梦。这也就是梦。透明又不透明。看得见却摸不着。许多苦恼，许多委屈，许多忧伤，都无法诉说。而户外的天空，飘洒着温暖可人的细雨，单身宿舍院子里的紫砂玉兰，在雨中，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开放。飞机的声音，在头顶响过，形成一道绝望的弧线，酷似鸟儿远去的翅膀。轮船巨大的汽笛声，迂回久远，声声都震撼着窗玻璃，引诱着人们自由流浪的渴望。四个女青年的单身宿舍，有三个回家休息去了。整个单身宿舍的院子里，只有几条勇敢的蚯蚓，探索着新春的路径。在曾芒芒的这个年纪里，人生所有的空间，都拥塞着期待，渴望，矫情，惶惑，胡思乱想以及流不出来的眼泪——这个星期天，直到黄昏来临，曾芒芒都手捧着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她只有阅读，她惟有阅读。

2

黄昏来临不久，曾芒芒的房门被叩响了。很响。很果决。她的母亲郝毓秀在门外高声叫道：“芒芒！”

扣在一起的搪瓷碗被碰掉了。丁零咣啷，一地破碎的搪瓷和破碎的青春之梦。慌乱的掩饰。小说藏在被子里。纱巾塞进枕头

套里。穿上老蓝色的帆布工装。披散的头发抓一条手绢扎起来。“来了！来了来了！”曾芒芒慌忙回应着。把搪瓷碗连同半个馒头一脚踢到床铺底下。把《液压传动原理》的专业书籍拿过来，翻开，反扣在床沿上。笔记本。钢笔。钢笔帽打开，搁在笔记本旁边。

房门打开得比正常情况迟了一点。母亲进门，满脸狐疑，锐利的目光四处搜索。曾芒芒的自尊心被严重灼伤了。她低下头，站在一边，用冷漠和沉默来保卫自己。

“芒芒，你到底在干什么？”

曾芒芒指了指床沿上的专业书籍。

“你在看书？”

曾芒芒点头默认。

“什么书？”

曾芒芒一步跨过去，飞快合上书的封面。封面上有一个书名：《液压传动原理》。

“芒芒！”母亲郝毓秀毫不留情地揭露说：“芒芒你今天没有加班，是吗？”

曾芒芒的心脏，忽然一阵紧缩，挣断了四周的维系，带着剧烈的疼痛，往深渊垂直坠落，眼看就要与地面撞击。母亲母亲，你可知道，这个年纪的芒芒，她的心脏是瓷器啊！

幸亏曾分地进来了！

曾分地是曾芒芒的父亲。他的驾临，使曾芒芒一阵目眩。她立刻意识到，她的生活当中，一桩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曾分地同志，时任本市文化局党组副书记。就他四十七岁的年纪，就他解放之后才参加革命工作的资历，他的官也做得不算小了，所以曾分地同志的工作，一向都非常的忙碌。因此，曾分地同志从来都不深入女儿的具体生活空间。曾芒芒在农村做知青的一年多，曾分地没有去过她下放的地方。曾芒芒的大学四年，曾分地未曾去过她的学校。曾分地只是给女儿写信。写那种积极向上

的，革命进步的，简单抽象的信：曾芒芒，你好！你工作好吗？劳动好吗？学习好吗？身体好吗？积极要求进步了吗？关心国家大事了吗？注意团结同志了吗？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了吗？此致，革命的敬礼！

而1980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曾分地竟然与妻子一道，出现在女儿曾芒芒的单身宿舍了！曾分地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紧扣“风纪扣”以示为人严谨。他没有对女儿解释自己为什么比妻子晚到一步，那是因为他在一楼的男单身宿舍上厕所了。上厕所的事情不雅观，说出来不严肃。曾分地是不会解释的。曾分地任何时候的姿态，永远都是领导干部的那种端正和肃然。尽管曾分地进门就对女儿略微点了点头，以示他的和蔼可亲。曾芒芒却被父亲的突然出现吓傻了。只有决定最重大的问题，重要人物才会出面。党的高级领导层的惯例是这样，下面各级的领导干部也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成了习惯，就没有办法。曾芒芒他们家里，一向也就是这个习惯了。

父母的同时出现，在曾芒芒的世界里，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她高度紧张起来。曾芒芒连忙去倒了两杯开水，双手捧着，一杯捧给母亲郝毓秀，一杯捧给父亲曾分地。得双手。得捧着。否则母亲一定会指责说：芒芒，怎么连起码的礼节都不懂呢！

他们来了。他们今天是特意来找曾芒芒谈话的。

郝毓秀一看到丈夫，就说：“老曾，你以为芒芒今天真的加班了吗？”

曾分地到底是男人，他抓大事。他说：“今天我们主要谈正事吧。”

郝毓秀说：“撒谎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

曾分地说：“至少我们应该首先谈正事。”

曾芒芒被要求坐下。坐下。双膝并拢。腰挺直。背部不许佝偻。目光不要躲闪，要大方坦然地正视对你说话的人。

坐下。谈话。气氛干巴巴。打开的收音机在发出那自顾自的盲目乐观的声音。炉子上没有烧开水,没有蒸汽在噗噗地顶起壶盖。没有左邻右舍不断飘过来的只言片语——机关宿舍的一排排红砖平房,在每个家庭之间只砌了一堵单薄的墙壁,所有的家庭等于是个大家庭,所有的家庭都要注意不发出过分的声音。也没有胆小而又胆大的麻雀突然蹦到家门口,迅疾地叼走一颗干枯的米粒。坐下坐下,排除所有干扰,拒绝所有世俗,我们来谈谈。老师对顽皮的学生说:我们来谈谈。批判者对被批判者说:我们来谈谈。上级对下级说:我们来谈谈。强者对弱者说:我们来谈谈。曾芒芒对这种“谈谈”的方式已经高度过敏。父母一摆开谈谈的架势,她的皮肤和指尖,顿时开始发麻。

曾芒芒首先开口,他是父亲。

父亲说:“芒芒,在工厂工作了一年多,感觉怎么样?”

曾芒芒回答:“很好。”

父亲说:“和工人相处得融洽吗?”

曾芒芒回答:“融洽。”

父亲说:“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阶级,你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好好向工人阶级学习,千万不能翘尾巴。”

曾芒芒回答:“好的。”

父亲说:“写了入党申请书吗?”

曾芒芒说:“还没有。”

父亲说:“为什么?向党组织靠拢,可是衡量一个青年是否要求进步的根本标准。”

曾芒芒回答:“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

父亲说:“当然。你的这种说法,代表很大一部分青年的想法。这个问题我研究过了。我认为一个进步青年,首先严格要求自己,

是正确的。然而,有没有向党靠拢的具体行动,也是一个重要的态度问题。所以,芒芒,我看申请书还是应该写的。”

曾芒芒回答:“好的。”

父亲的话完了。曾分地说:“我的话完了。现在你妈妈和你谈心。”

当着曾芒芒的面,曾分地与郝毓秀交换了一个他们自以为别人发现不了的眼神。曾分地拿了一只凳子,抽出一支香烟,拉开房门,到走廊上去了。房门随之关上,房间里头只有母女俩了。这也就是说,父亲在回避。他是作为一个男性在回避。男性的回避荫蔽了阳光地带。曾芒芒得到的是羞耻暧昧的暗示。昏暗处的东西总是肮脏的,见不得人的。曾芒芒不想与母亲单独呆在昏暗处。她们母女一贯都在阳光之下,几乎从来没有这么私下的单独相处过。一股干涩燎人的烟,从曾芒芒体内升起,在她的喉头火烧火燎。她克制地吭吭咯咯,涨红了脸蛋。

郝毓秀也吭吭咯咯了两声,清了清嗓子,舌尖探出来,滋润了嘴唇,喝了一口开水,无端地朝桌子上的那盆海棠花笑了笑,又去喝一口开水。郝毓秀也不习惯这么与女儿相处。她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一直热烈地投身于党的工作和政治运动,她哪里有心思,哪里又有时间,与孩子琐琐碎碎呢?他们的孩子,不用他们操心,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笃定了是党的孩子,党从托儿所就开始管理这些孩子们,托儿所,幼儿园,甚至星期天都可以不接回家,自然有尽职尽责的阿姨照顾。小学就有少年先锋队,中学有共青团组织,成年之后共产党就直接培养和管理了。

用郝毓秀的话说:他们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从来不会发生无聊的事情。就连女儿初潮的来临,郝毓秀也无须过问。高中一年级的某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曾芒芒在公共厕所里发现

自己的裤头红了。她不慌不忙回到家里,从母亲的抽屉里取了卫生纸,再去商店买了一条月经带,问题就解决了。当晚,母亲发现抽屉里的卫生纸不正常地减少了,第二天马上不动声色地增加了卫生纸的数量。她们母女之间,甚至连眼神都没有对视一下。生活琐事就是这么简单。他们一家三口,大家都正常地上班和上学,都关心国家大事,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在各自的工作中和学习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当一个人全心全意投入到国家与革命的宏大事业之中,日常的个人琐事就总是显得平庸和堕落。可是,再宏大的事业,都需要后继有人啊。要后继有人,就意味着个人琐事的发生。这是多么难以面对的矛盾和难堪啊!郝毓秀再一次喝水,用手指拨弄了一下海棠。脆弱的海棠花,随即落下了一片红色的花瓣。当然,郝毓秀还是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开口说话了,毕竟她是一位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干部,谈话是她的专长。

“芒芒,”郝毓秀说,“你爸爸的意见,他自己已经谈过了。我就不重复了。今天,我和你爸爸一起来看你,主要还是想提醒你: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个人的生命线。这一点,你务必要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可是谁敢断定从此就没有了比‘文化大革命’更加声势浩大的新的政治运动呢?”

郝毓秀一旦开口谈话,就会滔滔不绝了。“芒芒啊,你不小了,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成家立业的重任就在眼前了,你要学会冷静地思考问题。我们家的经历摆在这里,如果你爸爸不是政治上过得硬,他就不会有平反昭雪,重新担任领导工作的今天。但是,如果你爸爸更早地获得了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也不会到现在还只是副书记。他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应该说是相当强的。当然,我也不是抱怨你爸爸。我只是想告诉你,芒芒,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妇女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不再需要他们养活。我只是希望你从父母的经历中获得经验。你明白了我的意思吗?”

曾芒芒点头，顺从地表示明白。其实她并不明白。郝毓秀的这一类谆谆教导，无数次地说过了。曾芒芒的耳朵根子都开始发烧了，父亲回避之后，母亲究竟要对她谈什么呢？

郝毓秀突然话锋一转，说道：“另外，还有一些话，你爸爸作为男同志，他不太好和你谈。但是，他的到来，就表示了他对你的特别关心和重视。这次我们来，要特别提醒你的就是：你可以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

郝毓秀把脸转向窗外，她自己首先就不好意思了。

个人问题！原来是这个：个人问题。

曾芒芒被呛住了，发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她抹着眼皮，一把抓过茶缸，咕噜咕噜地喝茶，她得浇灭喉头的火焰。曾芒芒明白了。她的父母今天要告诉她的是：曾芒芒可以和男性接触，可以谈恋爱了！这道禁令的解除，对于曾芒芒来说，的确来得太突然了。几年来，曾芒芒一直被父母严厉地规范。母亲一再敲打说：芒芒啊，你才十八岁。芒芒啊，你才十九岁。芒芒啊，你才二十岁。芒芒啊，你才二十一岁。对于一个红色革命接班人来说，这一系列的年龄，对于个人问题，那是太早太早了。这风华正茂的年龄，必须全部投入革命事业，接受劳动锻炼，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否则，这个人就是腐朽的，无耻的，荒淫的，下流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

然而，曾芒芒今年不也才二十二岁吗？曾芒芒意外地愣住了。

中国人口爆炸，国家现在竭力提倡年轻人晚婚晚育。二十八岁是国家倡导的结婚年龄。曾芒芒一直都觉得自己离二十八岁还非常地遥远。个人问题！这种提法，立刻就意味着异性出现在曾芒芒的世界了。曾芒芒真是害羞得慌。她把脸死死埋在茶缸里，慌乱地说：“妈妈，我还年轻，以后再说吧。”

郝毓秀站了起来。走过去。打开了房门。曾分地默契地走了进来。

曾分地说：“谈了？”

郝毓秀说：“谈了。”

曾芒芒一口气喝干了一大缸开水。抬起头来，两边的嘴角印上了两道红红的压痕，两道压痕都往上翘去，好像是她开心的笑容。郝毓秀和曾分地看了看女儿的脸，笑了。他们笑得有节制。再有节制也明显地如释重负。

3

1980年5月的某个星期天。曾芒芒的生活，突然进入了非常现实的阶段。

细雨还在飘洒。黄昏已经潜入夜幕。曾芒芒去食堂打来饭菜，三个人，一人一只搪瓷碗。吃食堂，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晚餐很快就结束了。飞机划破长空的频率，随着夜的降临，稀疏了下来。火车的轰隆和轮船的鸣笛，成了这个城市之夜的背景音乐。公共汽车的形象反而比白天突出多了。它们在马路上轰隆隆驶过来，轰隆隆驶过去，还不到站，煞车就拉得吱吱响。急于回家的乘客蜂拥而上，售票员用票板子哐哐地敲打着车窗，大着喉咙责备乘客怎么不早点回家，非得挤这最后的几趟车。曾芒芒以为，她的父母马上就会告辞。他们原则性的意见，女儿已经明白了。

“把碗放下，呆一会儿再刷洗。”父亲说，“芒芒，你妈妈还有话说。”

曾芒芒放下了碗，抹布却还捏在手里。她再次地坐了下来，再次进入又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悬念。曾芒芒再次地不明白，他们还要谈什么？

“是这样的。”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女干部郝毓秀，此刻的谈话，已经非常流畅。

“芒芒啊，你爸爸今天与我来，是要解决重大问题的。我们不

能够拿女儿的前途和未来开玩笑！首先，我们要解除你的疑惑。二十二岁，还年轻，谈及个人问题是否过早？不！芒芒，我们不是要你二十二岁，或者二十三岁就结婚。我们是要你开始考虑个人问题。开始了解和接触男青年。芒芒啊，我们的国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现在的人，变得非常复杂。如果不花时间了解和考察对方，将来结婚成家了，一旦面对政治风波和生活挫折，发现对方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人，你怎么办？婚姻是终身大事，尤其对于一个女同志来说。燕子不是离婚了吗？她离婚的过程多么可怕和痛苦。因此，对于你的个人问题，我和你爸爸，是再三再四考虑过了。我们宁可让你分出一部分精力，来解决个人问题，也不愿意你将来遭受痛苦。老曾，是这个意思吗？”

曾分地说：“是的。芒芒，你妈妈说得非常好。”

曾芒芒还是点头。她还是不明白她父母是什么意思。她的眼睛始终看着地面，直到被母亲强硬地要求抬起来。

“抬起你的眼睛！芒芒！这是非常严肃的重大的事情！”

曾芒芒的眼睛抬了起来。她的眼睛隐没了光泽，毫无表情，飘浮在半空中。

个人问题既然是一个问题，既然已经作为一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当然也就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解决办法。受到丈夫赞赏的郝毓秀，振振有辞的谈话风格完全得以恢复。郝毓秀的牙齿很白，像石头一样给人以结结实实的质感，嘴唇薄薄的，唇纹浅浅的，红润油亮，形状很好看。母亲的嘴唇一直使曾芒芒暗中羡慕并自惭形秽。曾芒芒长得像她父亲，父亲没有红唇，颜色发紫，因此曾芒芒的嘴唇比一般年轻姑娘要紫得多。曾芒芒是一个紫色嘴唇的女青年，加上她平日的少言寡语，她便显得有一点与众不同。厂里的许多年轻人不敢随便和曾芒芒开玩笑。解决个人问题，对于现在的曾芒芒，是一个崭新的有难度的课题。

曾芒芒的父母，他们说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女儿。因此，他们